

# 90后

## 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共同主办的“90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与座谈活动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上,评论家们对10位“90后”作家的作品进行“一对一”点评。评论家对“90后”作家的创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认为“90后”作家始终抱有对纯文学的信仰与追求,从他们的创作中,可以感受到文学的朝气,看到他们丰沛的才华,相信他们不会辜负时代的期许。现摘选部分评论,以飨读者。——编者

**周朝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高研班学员,14岁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于《作家》《钟山》《作品》《北京文学》《花城》《上海文学》《山花》等刊,著有长篇小说《九月火车》。曾获新加坡晚风文学奖、豆瓣长篇小说最佳连载奖、齐鲁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湖北青年文学奖、临沂文学奖、临沂银雀文学奖、武当文学奖、万松浦文学新人提名奖等,2018年受邀参加第五届《钟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

在讨论周朝军的小说时,我以为首先应该忘记他是一名“90后”。也就是说,我不以为周朝军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关于“90后”共性特征的证据,倒是在周朝军的小说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敏锐而又有内涵的先锋性。我们习惯于将那些具有现代派特征的小说称为先锋小说。的确,30多年前的第一批先锋小说家们就是挥舞着现代派的武器冲锋陷阵的。但问题是,如今现代派的那些招数逐渐成了一种常识性的东西,连最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很自如地摆弄一下现代派,更不要说年轻一代作家基本上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接受文学教育的,我曾将这种日益泛滥的先锋性称为空洞化的先锋性。先锋性的实质性内涵必然体现在它的反叛性和创新性上,这种反叛性和创新性针对已有的文学成规和文学观念提供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

我在周朝军的先锋性里看到了他努力往里面填充实在的内涵。这突出表现在《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山东毛驴和墨西哥舞娘》《抢面灯》等近三四年所写的小说中。这些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不再以讲述故事作为小说的中心。故事在传统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反叛首先就是从颠覆故事的权威性开始的。周朝军显然也是做好了颠覆的准备,所以他多半都是取一个不太像小说而更像是随笔甚至是论文的题目。



**玉珍** 本名罗玉珍,1990年生于湖南安陵,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诗歌、散文、小说见《人民文学》《长江文艺》《大家》《十月》《青年文学》《诗刊》《作品》《汉诗》《西部》等刊,获2013年第六届张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2014年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2017年第二届小众年度诗人奖,已出版诗集《喧嚣与孤独》《数星星的人》。

### 玉珍:凛冽,或者是冷

“太凛冽了,或者是冷”,出自玉珍的诗。我个人觉得它或许可以代表我对玉珍的诗歌风格的某种判断。她的诗,带有某种凛冽感,有一种直接抵达深泓之处的力量,她的句式中也有这种凛冽、短促、跳动、直接。同时她的诗缺乏温度,我所说的冷是一种冷峻,是她对事物的冷峻认知,这一点在玉珍多数的诗歌中表现明显。

玉珍的诗,尽可能地洗净了女性诗歌的特点。她有意无意,甚至更为男性一些。在她的诗歌中,少见那种女性诗人的细致绵密或细节化处理。玉珍力图冷静、理智地看待这个世界,她要的是人的共性,是人类所要面对的“共同”的处境。所以,她在她的诗歌中很难找到她的个人生活,无法知道她爱恋的是哪一个男人,难以了解这个男人有着怎样的个性或趣味。她要的不是个人性,她要的是对人何以为人、何以如此的重要反思。

从乡村到城市,玉珍似乎受着波德莱尔的影响,当然,一段时期内,中国作家也共同受着波德莱尔的影响,它深入转化到了我们的写作当中。波德莱尔生于巴黎,长于巴黎,他对巴黎的感情炽热且虔诚。但诗人描绘巴黎的语言却是冷酷而犀利的。他拒绝表面的欢乐与繁华,他要深入城市的最底层,以诗人的锐利视角去探寻真实的巴黎。波德莱尔曾经慨叹:“城市面貌,哎,比人心变得更快!”

同时她的爱里不乏温度。“我坐在阳

### 周朝军:建立在传统性基础上的先锋性

□贺绍俊

以往的小说观,无论古典小说,还是现代派小说,都是描述化的小说观,是通过小说去描述世界。周朝军的这几篇小说有着很重的“阐释化”的痕迹,虽然30多年前的第一批先锋小说家们就是挥舞着现代派的武器冲锋陷阵的。但问题是,如今现代派的那些招数逐渐成了一种常识性的东西,连最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很自如地摆弄一下现代派,更不要说年轻一代作家基本上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接受文学教育的,我曾将这种日益泛滥的先锋性称为空洞化的先锋性。先锋性的实质性内涵必然体现在它的反叛性和创新性上,这种反叛性和创新性针对已有的文学成规和文学观念提供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

我认为“90后”最值得重视的特征,就是他们把现代派,或者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传统来对待的。周朝军对现代派保持警惕,为先锋性注入新的内涵,这是一种与“70后”、“80后”完全不同的文化姿态。在“90后”的眼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传统。

玉珍的诗,在个性化上似乎还有可以努力的地方。我觉得她可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个人性”,让自己更凸显一些。玉珍可加入更多的个人经验,甚至强化这一经验的“细节”,让它更具独特经验,更纤细和更有生活质感。有人说,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建议玉珍在以后的写作中,“神经末梢”之感能够得以强化,让人有更多的触动。

方现代小说,都是从学习现代小说开始自己的创作的。我相信周朝军也对现代派充满好感,但难得的是,他较早意识到现代小说带来的同质化问题,所以就会有上面他对小说开头的调侃。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传统和民间。他最早的练笔是一组仿古体笔记体小说《沂州笔记六题》,以及比较典型的写实性叙述《左手的响指》《西安今夜有雪》等。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周朝军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他也看重重这一点,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讲故事的才能。我们应该看到从《沂州笔记》《左手的响指》,到《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山东毛驴和墨西哥舞娘》和《抢面灯》,二者之间存在着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性。假如没有前者,周朝军一开始就冲着先锋性而来,也许避免不了陷入空洞化的先锋性中。在这里所揭示的一条艺术规律就是:先锋性要有传统性和基础性作为铺垫,铺垫得越充分,先锋性便走得越稳健。事实上,卡夫卡也好,普鲁斯特也好,他们都具备讲好故事的写作能力,而这种写作能力是成就他们先锋性的重要条件。

宋阿曼 本名宋吟,1991年生于甘肃平凉,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已出版小说集《内陆岛屿》,译有《英美儿童诗选》(即将出版)。中短篇小说见《西部》《作品》《芙蓉》《民族文学》《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诗歌见于《诗刊》《星星》《延河》《中国诗歌》等刊。部分作品入选《2017青春文学》《作品·90后文学大系》等年度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曾获首届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 宋阿曼:突出的虚构能力与鲜明的女性意识

□饶翔

她穿行于人物的灵魂世界,在虚构的快感中捕获心灵真实。《普通乘客》中青年男性的嫖娼行为和出轨冲动,缘自他童年时偷窥父亲的聊天记录所被扭曲的性爱心理,这些暗黑的经验如一只黑蜘蛛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她从迷楼中逃散》中的妇人决心要送脑瘫的小儿子与自己共赴黄泉,被囚禁在命运这座迷楼中,做了半辈子仆人,是一种承受与坚忍;而从迷楼中逃散,只为了给大儿子打破命运的枷锁,更是一种惨烈与决绝。小说以平静而富于诗情的笔调极写命运的残酷,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动。相对于以上的边缘经验,《领灯》《贤良》《四十九度中》的内容则较具普遍性——年轻女性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所遭遇的现实,职业与婚恋上的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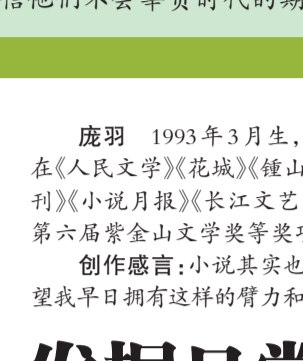
### 庞羽:发掘日常生活的“异常性”

□刘琼

摆在我面前的是庞羽的几个短篇小说:《月亮也是铁做的》《我不是尹丽川》《福禄寿》《一只胳膊的拳击》《操场》。我画了一下这几个短篇的结构,发现一个基本共性,即小说的基本视角是一个女孩或者一个青年女性的视角,由此,小说写作的重心放在这个女孩与周边关系尤其是致密和亲密关系的描写。庞羽作为一个写作者,她的兴趣点是家庭关系和伦理关系。

庞羽这样一位“90后”作家,她对家庭关系和伦理关系怎么看?发现了什么?她为什么会这样来描写?这6个短篇涉及的关系类型很丰富,包括父女、母女、兄妹、师生、夫妻等。《月亮也是铁做的》《我不是尹丽川》这两篇比较典型。结构是以女孩为视角中心,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三人关系形成主要内容,其他还有几个松散的关系作为辅笔、补充和链接。从这样的结构和书写里,我看到了庞羽的兴趣、惊喜和困惑,甚至是暗黑的心思。年轻的作家在寻找日常性的东西,但她无疑更关注异常性的东西并想写出这个世界的隐秘和奥秘,这是文学写作的乐趣,也是成长小说的特点。通过这些暧昧、模糊、痛苦

李唐 1992年生于北京。高中写诗,大学开始写小说。作品见《人民文学》《十月》《花城》《钟山》《天南》《作品》《山花》等刊,被《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载。出版小说集《我们终将遗忘》,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台湾第五届X19诗歌奖首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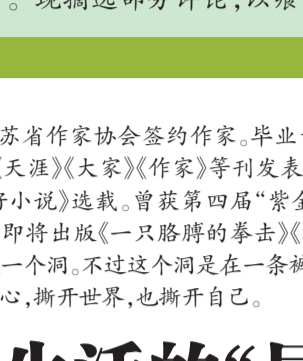
### 李唐:内在的创新与探索

□唐诗人

在故事特征层面,其神秘、幻化的气质也非常突出。但这三个层面的特征,只是表层的风格。我以为,要深入到李唐小说内部去,抛开这些已经谈论了无数遍、四处可见的文本品质,去看到深层次的新颖和特殊。这方面,李唐其实非常用功。比如对传统主体性概念的突破。李唐很多小说都有一些神秘的动物意象,这些动物,一方面是小说人物的情感投射对象,似乎只有动物才能跟人实现真正的交流,现实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了。另外一方面,这种人与动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些年世界性文学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就有人与动物关系。李唐小说对此有洞见,甚至具有前瞻性。回到动物,就是回到最本真的,就是摆脱近现代启蒙哲学所界定的、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规定的“人”的概念。这也可以对接上最近流行的“后人类”,回到本真的“人”,人就完全可以进入到“后人类”的“人”。

李唐 1992年生于北京。高中写诗,大学开始写小说。作品见《人民文学》《十月》《花城》《钟山》《天南》《作品》《山花》等刊,被《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载。出版小说集《我们终将遗忘》,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台湾第五届X19诗歌奖首奖。

李唐的作品在语言、叙述上,富有诗性和智性等特征,在故事特征层面,其神秘、幻化的气质也非常突出。但这三个层面的特征,只是表层的风格。我以为,要深入到李唐小说内部去,抛开这些已经谈论了无数遍、四处可见的文本品质,去看到深层次的新颖和特殊。这方面,李唐其实非常用功。比如对传统主体性概念的突破。李唐很多小说都有一些神秘的动物意象,这些动物,一方面是小说人物的情感投射对象,似乎只有动物才能跟人实现真正的交流,现实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了。另外一方面,这种人与动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些年世界性文学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就有人与动物关系。李唐小说对此有洞见,甚至具有前瞻性。回到动物,就是回到最本真的,就是摆脱近现代启蒙哲学所界定的、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规定的“人”的概念。这也可以对接上最近流行的“后人类”,回到本真的“人”,人就完全可以进入到“后人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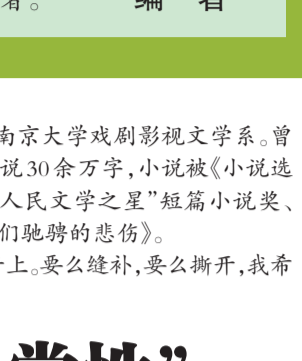
### 宋阿曼:突出的虚构能力与鲜明的女性意识

□饶翔

她穿行于人物的灵魂世界,在虚构的快感中捕获心灵真实。《普通乘客》中青年男性的嫖娼行为和出轨冲动,缘自他童年时偷窥父亲的聊天记录所被扭曲的性爱心理,这些暗黑的经验如一只黑蜘蛛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她从迷楼中逃散》中的妇人决心要送脑瘫的小儿子与自己共赴黄泉,被囚禁在命运这座迷楼中,做了半辈子仆人,是一种承受与坚忍;而从迷楼中逃散,只为了给大儿子打破命运的枷锁,更是一种惨烈与决绝。小说以平静而富于诗情的笔调极写命运的残酷,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动。相对于以上的边缘经验,《领灯》《贤良》《四十九度中》的内容则较具普遍性——年轻女性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所遭遇的现实,职业与婚恋上的追

宋阿曼无疑是带着自己鲜明女性意识的年轻小说家。《午餐后航行》大胆触及性爱主题,触觉深入一位“性瘾者”的性意识。这位多年来沉迷于性快感、只愿维系短暂身体关系的女性,如何被同居女伴的男友所吸引,同时交出了肉体和情感,最终却被自己沦为情妇的真相所击溃。小说家并不想做道德评判,而是刻画了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分裂、撕扯与挣扎。《他是我

宋阿曼无疑是带着自己鲜明女性意识的年轻小说家。《午餐后航行》大胆触及性爱主题,触觉深入一位“性瘾者”的性意识。这位多年来沉迷于性快感、只愿维系短暂身体关系的女性,如何被同居女伴的男友所吸引,同时交出了肉体和情感,最终却被自己沦为情妇的真相所击溃。小说家并不想做道德评判,而是刻画了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分裂、撕扯与挣扎。《他是我



### 宋阿曼:突出的虚构能力与鲜明的女性意识

□饶翔

她穿行于人物的灵魂世界,在虚构的快感中捕获心灵真实。《普通乘客》中青年男性的嫖娼行为和出轨冲动,缘自他童年时偷窥父亲的聊天记录所被扭曲的性爱心理,这些暗黑的经验如一只黑蜘蛛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她从迷楼中逃散》中的妇人决心要送脑瘫的小儿子与自己共赴黄泉,被囚禁在命运这座迷楼中,做了半辈子仆人,是一种承受与坚忍;而从迷楼中逃散,只为了给大儿子打破命运的枷锁,更是一种惨烈与决绝。小说以平静而富于诗情的笔调极写命运的残酷,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动。相对于以上的边缘经验,《领灯》《贤良》《四十九度中》的内容则较具普遍性——年轻女性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所遭遇的现实,职业与婚恋上的追

宋阿曼无疑是带着自己鲜明女性意识的年轻小说家。《午餐后航行》大胆触及性爱主题,触觉深入一位“性瘾者”的性意识。这位多年来沉迷于性快感、只愿维系短暂身体关系的女性,如何被同居女伴的男友所吸引,同时交出了肉体和情感,最终却被自己沦为情妇的真相所击溃。小说家并不想做道德评判,而是刻画了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分裂、撕扯与挣扎。《他是我

宋阿曼无疑是带着自己鲜明女性意识的年轻小说家。《午餐后航行》大胆触及性爱主题,触觉深入一位“性瘾者”的性意识。这位多年来沉迷于性快感、只愿维系短暂身体关系的女性,如何被同居女伴的男友所吸引,同时交出了肉体和情感,最终却被自己沦为情妇的真相所击溃。小说家并不想做道德评判,而是刻画了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分裂、撕扯与挣扎。《他是我